

金宇澄

我總是很聽年輕人的話

早前香港書展，《繁花》作者金宇澄在熱浪中訪港。馬不停蹄地出席書展與「一本讀書會」的兩場講座，聊起小說背後的軼事、電視劇的熱潮、香港與上海，還有自己現在最感興趣的——畫畫。簽書的人龍終於散去，金宇澄在安靜的會客室中接受記者的訪問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從《繁花》出版到改編成話劇，從王家衛的電視劇到現在又在港大辦畫展，討論一波又一波，金宇澄身處其中，可能已經講述了太多次關於《繁花》的故事。嘖嘖喳喳，聲聲喧嘩，亂花迷人眼，他拉開一點距離，有點酷的，反倒想看看這沸騰的熱氣下面是什麼。「到我這個年齡，我也知道，年輕人最討厭的就是一個人倚老賣老。我始終覺得，別看我歲數大，我總是很聽年輕人的話的。工作方面也好，我的雜誌社也好，大部分也是80後、90後的年輕人。」

《繁花》這本書，帶給香港的到底是怎樣的意義？王家衛的電視劇真的觸動香港觀眾了嗎？新出版的《繁花》批註本，年輕人真的會細看嗎？這是金宇澄好奇的。

《繁花》是與眾不同的。「我覺得小說應該像開超市一樣，你可以進去自由選擇。《繁花》這本書，其實你打開一頁就可以看，這是我告訴香港讀者的，它和其它小說不一樣。也不要把上海方言看得那麼可怕，它實際上是一本經過改良的方言的中文小說。從電視劇開始播出之後，小說和電視劇相互之間形成了一種合力。導演王家衛也曾經說過：帶著《繁花》看《繁花》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他只是取了《繁花》小說中的其中一塊。作為作者來說我也非常高興，小說像一棵樹一樣，長出來後有一個枝椏伸到別的地方去了，產生了一個更加立體的，更有畫面感、有聲光電的一塊，我覺得我們都很開心做了一個這樣的東西。」

小說完成後，繼續以各種其他形式延展着意義的宇宙，作家孤身描繪出的故事透過不同媒介變成了許多人一起參與的事件。「尤其是話劇，編劇溫方伊是90後，都是年輕人在喜歡。」金宇澄說，「生命像被延長了，我有成就感，我高興的是沒有代溝，交往的都是年輕人，我還沒有到那種越老越變壞的狀態，比較慶幸。」

每個作者心中都有理想讀者

《繁花》後，長江文藝出版社於2023年7月出版了簡體版《繁花》批註本，繁體版則由香港中和出版社於早前的香港書展中推出。在原著的基礎上，對其中的方言詞彙、特殊表達和重點情節都加以批註和鑒賞，為想要細讀《繁花》的讀者帶來更大的探索樂趣。

金宇澄回憶道，2017年，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副社長楊繼波在上海書展找到他，提出想要做一個《繁花》的批註本。「說到批註本，立刻會想到傳統批註本的樣式，我說，批註人難找呀。看過如今某些批註本是評論家來完成的，包括古典的金聖歎那種也不合適。更接地氣的批註，應該是深深懂得上海生活的人才行。」金宇澄心中有自己人選，一位是上海曾經的文藝地標季風書店老闆小寶，上海灘人稱寶爺；另一位是作家沈宏非，曾為《南方周末》《三聯生活周刊》等媒體寫專欄，著名美食家，寫過不少美食文章，《舌尖上的中國》顧問。這兩人，一位50年代生人，一位生於60年代，由他們批註，老上海的人與事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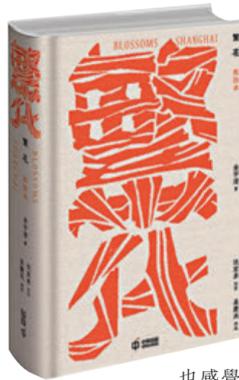
「就像我這本小說一樣，作者心中都有一個理想讀者。」金宇澄說，「當年寫《繁花》，我的理想讀者包括了這兩位，包括王家衛。我寫一本書，一定這些人看了能喜歡，才是我的目的。作者對讀者是有這方面要求的，蠻重要的。如果給小寶或者沈宏非這樣的讀者來看，很膚淺很基本的東西就不要寫了，他們沒感覺的。只有我們都清楚的某些痛點、癢點，某些幽默或意味深長的地方，能讓他們會心一笑。」

批註本，說嘔心瀝血也不為過

批註本最終請來了沈宏非，「他處女座，做事特別認真。這本批註本完全是在他手機中做出來的，出版社做這本書也特別困難。」不僅在批註的內容，還在於版式。看過批註本的讀者，會對文字排列與樣式印

象深刻，套紅的橫排印刷，如圖畫般嵌進文字中，標註的是小點還是小圈，字體如何選擇，插圖又怎麼配搭、互文都是講究。金宇澄說，當時排版他專門請來「上海老法師」姜慶共操刀，他是著名的平面設計師，專注上海城市歷史和設計文化出版物的創作。

「《繁花》批註本每一頁都是手工排版。」金宇澄說，「整本書當時是多人一起參與進行的，比如樣式不能做那種豎排版的線裝本，各種變化也都是姜老師想出來的，包括眉批怎麼樣，旁邊的側批，大大小小的組合。封面基本是我的設計，字也是我寫的，包括插圖，原來《繁花》的插圖是黑白圖，因為這書是套紅，就用紅鉛筆把插圖加了些紅色背景，或紅色裝飾，圖是和文字版面非常般配。」批註的內容也經過大量的編輯工作逐漸成形，「說嘔心瀝血也不為過。」



問金宇澄，這次作為沈宏非批註的首個理想讀者，對老朋友的批註有沒有感到驚訝的地方？他笑說：「驚訝就是因為他處女座的精細狀態！比如發現我經常引用了什麼人的句子，他指出：哇，原來你是誰誰誰粉絲。我的寫作習慣，喜歡看什麼什麼書，這些秘密都被他發現了。」

批註的樣式，當代讀者是否能接受呢？金宇澄有疑慮。「這回出的香港繁體字版，很漂亮，我也好奇，年輕人買來會讀嗎，我得相信讀者，也感覺……江河日下吧。這種傳統的包括紙書，肯定會有一個新變化，會見分曉。」

畫畫比寫作愉快很多

除了批註本的《繁花》，香港中和出版社還同時出版了金宇澄首部繁體中文繪畫作品集《金宇澄：細節與現場》，精選了他包括《繁花》插圖手稿在內的200幅畫作。而由季豐沙龍和雲紗文化聯合呈現的「繁花——金宇澄繪畫展」亦正在中環大館展出。

金宇澄回憶自己這些繪畫作品的由來。2000年，他在《上海文學》開設了「城市地圖」專欄，每期刊一篇上海故事，並且請作者手繪地圖，後來有作者不願意畫地圖，便由他代畫。等到《繁花》在《收穫》雜誌上刊登時，他地圖癮又冒出來，便配了4個地圖，「想要讓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有更加確定的坐標。」到了《繁花》要出單行本時，經由



◆金宇澄 圖片提供：季豐沙龍及藝術家

《收穫》雜誌的編輯提議，金宇澄便為小說創作了一系列插圖。「這些畫都是匆忙中用雜誌社打印機邊上用過的A4紙的背面畫出來的，有時候畫的構圖都有問題，我就剪下來，再貼在另外一張紙上，用辦公用的水筆來畫。總的來說，這些圖都是太隨性，但是同時我自己覺得很重要，因為圖這個東西比文字更早在人類歷史中用以表達。嚴格來說，繪畫是每個人都有本能。」

金宇澄說，自己沒有受過任何正規的美術訓練，多年來畫的畫大多是用一般的圓珠筆、鋼筆，或者水彩等顏料，甚至蠟筆，混在一起完成，非常隨性。要說自己畫畫的路，也是「彎彎曲曲走過來」。他回憶年輕時，交的朋友大多是喜歡文藝的，一次都沒有遇到一個喜歡美術的。「我畫畫後想，如果七十年代，我20歲出頭時遇到一個畫畫的朋友，說不定我就畫畫了。」那個年代，文藝、小說大多地下流通，一套盧浮宮油畫的黑白相片，像珍寶般人手相傳，每人只能借看兩小時。資源如此匱乏，限制如此之多，「但人就乾癟的海綿，如飢似渴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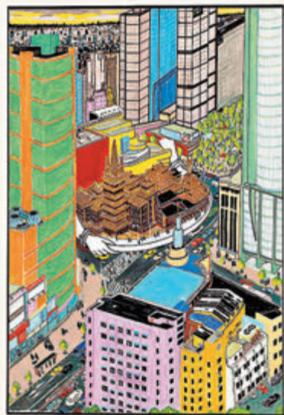
關於畫畫，有些畫面始終難以忘懷。他記得有一次總算是認識一位畫畫的青年，到對方家中拜訪，一方安靜的院子，開着桂花，東西兩廂房中放着畫作，中間的客廳懸掛着祖上的工筆人像畫，「我驚呆了。」過了幾年，聽說那個房子被拆掉了，那段午後的寧靜卻一直留在他腦海中。還有青年時在東北大農場的集體宿舍，有人床前放着一本民國時期中央大學建築系教科書《鋼筆畫教程》，讓他無意識地喜歡。再後來

做鉗工，要學機械製圖，他便學會了畫剖面圖，在很長時間喜歡畫分解圖。「一個新加坡的設計師朋友說，你怎麼喜歡畫分解圖，這是繪畫中最低檔的一種，就像家裡的說明書一樣。然後他又說：不過，你畫得挺好看的。」金宇澄笑道。

現在，自己的興趣轉到美術，金宇澄說自己停不下來，「想要畫的有很多，」他說，「而且過程比寫作愉快很多。畫畫很愉快，因為我什麼都不知道，像一個小朋友什麼都新鮮，什麼都想試試看。當然也走了很多彎路，但我覺得我狀態挺年輕的。文字的話，文學的話，顧忌就多了。」



◆金宇澄《細節與現場》



◆金宇澄《靜安寺》，2018年，紙本丙烯，43 x 29cm



▲《繁花》批註本繁體中文版（香港中和出版社），內頁104頁。



◆金宇澄在「一本讀書會」名家講座後為讀者簽書。聯合出版集團供圖

大館的一棵芒果樹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尉璋、丁寧）金宇澄說，上一次他來香港是7年前，經過這麼多年再來，仍然覺得香港特別有城市的味道。「從表現城市韻味的角度來說，香港的豐富性，永遠是寫不勝寫的。」他說。如果要形容香港與上海的分別，上海更像一個旅行袋，在某個歷史時期被拉開了拉鍊，被完全暴露、完全打開，完全露出裏面的內容。「香港是原汁原味的，上海雖然有這樣的綻露，雖然被完全打開，但打開的同時，就在癒合，甚至保存了更多的故事和魅力。」

這次來香港，金宇澄去中環大館，逛了他自己的畫展。他在大館裏見到一棵巨大的芒果樹，聽了關於這棵樹的神奇故事。「據說這棵樹如果結了很多果子的話，就會有人去世或升官，這有很玄妙的空間，充滿神話色彩。」大都市總是充滿傳奇，一如

這棵樹，包括那位開北開封路的上海女人。永遠存在於傳說之中，讓人難以忘懷，也許，在作家的下一本書或下一幅畫中，我們會見到這些故事的延伸與難忘的他們的身影？」

金宇澄說，一個人的生活經歷是有限的，出生在一個具體的地方，那麼，這裏的特徵，在他的一輩子裏，會以各種方式出現，如影隨形。「如果你出生在城市，城市就會變成你寫作的重要場所；如果生在農村，你對那裏的認識積累會更深。你少時生活的地方，是你敘事的原點，正如福克納所說：家鄉那塊郵票般大小的故土值得一寫。我永遠只能寫上海某一塊郵票大小的地方。所以《繁花》寫的是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上海，從阿寶小時開始寫。如果我是農村小說的作家，我也無法脫離小時的鄉村，這是文學規律。」

文學與美術 不同的「細節」，迥異的「現場」

新版畫冊的名字「細節與現場」，用來形容小說《繁花》或是金宇澄的繪畫特點，都很貼切。

但對金宇澄來說，觸及美術的「細節與現場」，與文學卻是大不一樣。他說起一個真實的故事：某個上海女人和丈夫原住開北開封路，一間又小又破的房子中。1990年代丈夫賺了大錢，在上海買了三四十套房子。但每到夜晚，女主人豪華的新房子裏都無法入睡，要讓司機送自己回去開封路8平米的小房子中，在簡單的鋼絲床上才能安眠。第二天，司機又把她接回花園別墅中，與丈夫坐在早餐桌前吃早餐。

「文學的細節和美術的細節不一樣，文學建立的這種『畫面感』，美術上很難畫出來，包括這個女人怎麼畫？怎樣用一幅畫來表現她？這個故事只能靠文字來傳遞。」

也有些故事用美術來呈現會更加震撼。金宇澄以自己的畫作《上海老場坊》來舉例，畫中所描繪的是上海虹

口的一個園區，這裏1930年代時曾是亞洲最大的屠宰場。

畫面呈現一條盤旋而上的道路，牛群從最下方的喇叭口進入後，隨着道路的不斷收窄而變成三牛並行、兩牛並行，最後當道路只能容下一頭牛時，便進行宰殺。「整個大樓的設計者是一個英國人，設計者當年考察上海的天氣，什麼季節吹什麼風。因為四樓宰牛可謂是血氣沖天，要找到自然風的引導，把血腥味沖掉，可謂用心良苦。我就畫了這麼一幅畫，整個畫面是牛在盤旋而上，而樓中的這裏那裏，有着沉默的男人女人，看着牛往前走。這個地方現在變成文創空間，你可以喝咖啡、吃pizza，但其實稍微知道一點歷史的人，比如我，會渾身發冷，覺得陰氣十足。這種畫面一出來，現場就比較清楚。我說過的，這種畫估計也沒人會買，看了就覺得喪嘛。但我也聽說好幾個朋友明明知道這個悲慘的背景，仍然喜歡。」



▲金宇澄《上海老場坊》，2017年，紙本丙烯，37.5 x 54.3cm